

合法化、市場化、商業化 ——迷笛音樂節的十三年發展之路

• 張武宜

二十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伴隨着李谷一演唱的《鄉戀》走進千家萬戶，流行音樂逐漸成為中國大眾生活的一部分。香港、台灣、日本以及歐美的流行音樂，通過各種途徑流入剛剛打開國門、改革開放下的中國。1985年，美國著名的威猛 (Wham) 樂隊訪華演出；1986年，為紀念國際和平年，「讓世界充滿愛——百名歌星演唱會」在北京舉行；從卡式磁帶到CD唱片，再到互聯網興起而帶來的數字音樂，流行音樂的聆聽方式在慢慢改變。愈來愈多的樂迷、普通公眾，走進了劇場、體育館、體育場，感受流行音樂現場的魅力。

二十世紀末，一種新的、更為親近自然的音樂欣賞方式和互動空間——戶外音樂節，逐漸為中國城市公眾所熟悉。戶外音樂節的現場一般是一個相對獨立的空間，多個舞台同時進行開放式露天演出，各個樂隊輪

番上場，從下午一直持續到晚上。音樂節沒有整齊劃一的觀眾席，樂迷或聚攏在舞台周圍，隨着音樂節奏搖擺、應和，或在草坪上任意席地而坐，安靜欣賞樂隊表演。任何人只需要買上一張門票，就可以隨意在各個舞台間走動。除了音樂表演外，跳蚤市場、創意市集、休閒體育、美食美酒，都是音樂節空間的重要組成部分。一般音樂節會持續舉辦幾天，觀眾常常自帶帳篷等露營工具，過上幾天無憂無慮與世隔絕的生活。「戶外音樂節將音樂消費和休閒社交相結合，讓人們依據相同的音樂、服飾品味以及生活方式來交友」^①。音樂節已經超越音樂本身，成為都市人的一種「生活方式」、「社交平台」。

春秋兩季是最適合戶外活動的季節，中國「五一」的小長假和「十一」國慶的黃金周，近年已經成為音樂節的首選時間點。2008年中國大概有10個

* 本文根據筆者博士論文〈學習「玩」：迷笛音樂節個案研究〉（香港中文大學新聞傳播學院，2013）的部份章節改寫。《二十一世紀》編輯張志偉先生對本文提供許多寶貴意見，筆者在此深表謝意。

音樂節，2009年增加到20個，2010年則激增到40餘個，這個數字是2007年的十倍。而到了2012年，中國各地共舉辦了89次戶外音樂節^②。

迷笛音樂節創辦於2000年，是中國歷史最悠久、規模最大、每年舉辦的常規性戶外搖滾音樂節^③。相比其他音樂節，迷笛的搖滾音樂風格，更「重」、更「狠」、更「極端」，樂迷玩得也更「放肆」。在迷笛這個「野生動物園」，樂迷似乎解放了天性和束縛，穿得千奇百怪，在音樂瘋狂的時候Pogo、跳水（搖滾音樂演出現場樂迷玩樂的方式），儼然進入一種「無政府狀態」。對於迷笛的樂迷來說，在被主流文化所籠罩的日常生活中，他們希望在迷笛找尋到一種「烏托邦」的感覺：自由、放鬆，少了防備、多了親密。迷笛音樂節的現場，似乎打破了交流的障礙，人與人之間找到一種相愛的感覺^④。

本文試圖通過對迷笛音樂節十三年發展歷程的梳理，探究一個西方化的文化活動，在複雜多變的中國政治、經濟、社會環境下，如何從一個室內校園音樂節，逐漸發展成為一個在華語世界擁有廣泛影響力的全國性巡迴音樂節。

一 關在房子裏的音樂節 (2000-2001)

許多著名的音樂節，最初的創意和動機並非經過深思熟慮，常常是偶然的幾個人的「遊戲」、「好玩」或者出於其他的目的^⑤，迷笛音樂節也是如此。2000年4月30日和5月1日兩天，

第一屆迷笛音樂節在位於北京西北角上地信息產業開發區的北京迷笛音樂學校舉行，這屆音樂節全稱為「北京迷笛校園音樂節」。迷笛學校的舊生以及在校學生組成的三十支樂隊，比如「木瑪」、「痛苦的信仰」、「夜叉」、「舌頭」、「秋天的蟲子」等參與演出。第一屆的迷笛敞開大門，門票免費，啤酒也是免費供應，參與的觀眾每天大約有一千餘人^⑥。

提及創辦音樂節的初衷，迷笛學校校長張帆說：1999年我去澳大利亞旅行，參加了當地的Big Day Out音樂節，親身體會了音樂節是甚麼樣子。而舉辦迷笛音樂節最初的動機只是為幾年來的教學成果做一個展示，讓更多有才華的學生浮出水面，誰曾想一發而不可收拾。「迷笛學校說白了就是有一撥年輕人不想和社會的所謂主流一起混，不想過碌碌無為的生活，想搞自己喜歡的音樂，恰好我這兒有一個學校，大家就一拍即合了。……這其實是上世紀九十年代中後期歷史發展到這裏，改革開放的中國有了現代音樂，年輕人有了這個需求，才有了迷笛學校。我們順應了這個時代，時勢造英雄。」^⑦

戴方認為，在當時的環境下，「只有迷笛有能力辦搖滾音樂節，因為它有樂隊、場地、器材，也有第一批觀眾。有了穩定的觀眾群，就會帶來更多的觀眾」^⑧。張帆解釋說^⑨：

搞搖滾音樂會要具備場地，但是2000年的時候北京很難提供一個大的場地讓你去「折騰」，但我們有自己的迷笛校園；當時乃至現在所有文化活動都要經過審批，但如果我們是在自己的校

園裏做一個「校園音樂會」就不需要審批了。再有，音樂節需要大量樂隊，迷笛學校從1993年開始到2000年，七、八年的時間裏培養出了我們自己的樂隊，就像過去黃埔軍校培養了自己的軍事力量；最後，一個音樂節最重要的是有很多「給力」的觀眾，而早期的觀眾就是我們迷笛的學生，當然還有迷笛學生們的朋友：媒體記者、大學生、文藝青年、搖滾鐵托〔搖滾樂的忠實樂迷〕、城市憤青、閒散遊民、理想主義者、烏托邦份子、以及農民工、畫家村的窮藝術家等等，正所謂同是天下淪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識，這樣第一屆就有一千五百多同道中人，溫暖互動的氣場就聚攏起來了。

回憶起這屆的迷笛，樂評人顏峻說：「迷笛音樂節帶着革命的味道，業餘的製作班底，4萬塊錢的成本，免費啤酒，憤怒的音樂，外地來京的赤貧樂手或觀眾。……這個被定義為『校內聯歡』的音樂節，看起來就像是地下青年的內部聚會。」第一屆的迷笛，「……更土，也因此更本土。」^⑩

第一屆迷笛音樂節的舉辦場地是在迷笛音樂學校的室內大禮堂，實際上還不屬於本文所闡述的戶外音樂節範疇，但確是迷笛音樂節的重要起點。創辦了七年的迷笛音樂學校，不僅僅提供音樂技巧的訓練，也以音樂節的名義，給多年苦於沒有表演機會或者僅僅在狹小酒吧空間表演的中國地下搖滾樂隊，提供了一個更大的舞台空間。兩天的演出，硬體條件不夠理想，有些樂隊首次登台，毫無舞台經驗，「不過不要緊，我們看到了他

們的勇氣和激情。失敗了，和弦彈錯了，再次來過。不要把這次當作一個音樂節，它僅僅是我們新生代的一次集體展示地，更重要的是「內心的壓力在此刻瞬間都得到發洩」^⑪。而對於參與的觀眾而言，那是一個「『土搖』的年代，用最樸實的方式帶給了我們最早的現場音樂啟蒙」^⑫。

第二屆迷笛音樂節於2001年5月1日至3日舉行，持續了三天，來自全國的四十餘支樂隊登台表演。如同第一屆，門票免費並提供免費的啤酒，依然是在室內的迷笛學校大禮堂舉行。但是搖滾樂隊瘋狂的吶喊和觀眾互動發出的強大聲響，遭到遠處居民的不斷投訴和公安部門的干涉，使調音人員不得不盡量拉低音量。

第二屆的迷笛音樂節上，「舌頭」樂隊主唱吳吞說出了那句經典名言：「搖滾樂並不重要，重要的是你自己！種子需要埋在地底下，這樣它才能長成大樹，長成你們需要的火把。」這屆音樂節每天大約有二千名觀眾參與，包括從外地趕來的樂迷。「從南到北，距離似乎並未成為問題，那些執著善良的年輕人們總有實現他們自己目標的方法。他們要在這裏尋找他們的精神烏托邦，所以他們願意讓自己的夏日在喧鬧的人群和激動的音樂中開始，是的，他們渴望這樣。」^⑬迷笛音樂節，有了一些胡士托（Woodstock，又譯伍德斯托克）的叛逆味道。

二 走向戶外 (2002-2003)

2002年，迷笛音樂學校從北京郊外的土地搬到了香山腳下的瑞王墳，

租用了北京市林業科學研究所的既有建築，稍加改建就成了教學樓、琴房、錄音棚、學生宿舍、食堂等。圍繞校舍的二十餘畝果園，成為學校師生分享的戶外空間。這一年的第三屆迷笛音樂節，也得以從學校大禮堂走到了校園廣闊的草地，第一次變成了戶外音樂節，名字也改為「『迷笛2002』現代音樂節」。

從室內走向室外，空間變大，製作也更趨專業。迷笛音樂節第一次有了主題口號「向勞動者致敬！」；第一次印刷正規的宣傳海報；第一次有了音樂節Logo；第一次製作了紀念T恤；第一次有了同步視頻的投影大熒幕。這一屆迷笛音樂節的現場，掀起了巨大的Pogo。狂歡的現場讓顏峻感慨中國「青年」群體的誕生。顏峻說：「青年，作為高速城市化的產物，已經誕生了100年以上——可我們生活在一個沒有聲音、沒有語言、沒有娛樂方式和生活方式更不要說價值觀的世界裏，青年作為群體，在搖滾樂和互聯網改變生活方式之前，是不存在的。」而在迷笛音樂節現場，「我聽到了我們作為群體，第一次表達出一個具體的願望。發出這聲音的，是構成迷笛音樂節的所有人」^⑭。

三天時間，五十一支樂隊輪番上陣，大約進行了三十二小時的露天演出。除了迷笛以及搖滾樂的鐵杆(die-hard)粉絲「鐵托」以外，愈來愈多擁有近似興趣愛好和價值觀的年輕人參與進來；除了北京本地的觀眾，還有幾百名外地樂迷趕到了迷笛現場。與此同時，迷笛吸引了眾多媒體的報導，例如英國廣播公司(BBC)、澳大

利亞廣播公司(ABC)。也是在這一年，迷笛被稱為「中國的伍德斯托克」^⑮。多年後，香港作家廖偉棠在回憶那年迷笛時說：「迷笛不可能是胡士托，但它又有比胡士托更草根而有活力的地方，胡士托還未必能夠飾演。」^⑯1969年8月在紐約西北部伯特利(Bethel)小鎮舉行的一連三天的胡士托音樂節，被定義為1960年代嬉皮士風潮的最高潮。它集結了在戰後嬰兒潮出生、已經享有現代發達社會富裕生活的西方年青一代的反叛之聲。而迷笛的參與者無論從樂隊成員到觀眾，遠遠沒有享受到經濟富裕的恩賜，還是一個「苦逼」的群體。

隨着迷笛音樂節規模擴大，樂隊愈來愈多，觀眾也愈來愈多，管理上的問題也逐漸凸現出來。實際上那個年代，中國也沒有專業的音樂節操盤手，音樂節還沒有成熟的操作團隊和形成一種商業模式。迷笛從室內走向戶外，噪音問題就最為突出。第一天演出進行到一半，附近的居民撥打了「110」投訴電話。在「子曰」樂隊演出完，演出即被警察勒令停止，而原本安排壓軸的「舌頭」和「木推瓜」兩支樂隊都沒有能夠登台演出。儘管如此，聞訊趕來處理噪音糾紛的警察還是幽默了一把，問張帆校長，「海淀分局有一支警察樂隊，是不是也一起耍耍？……大家為此興高采烈，覺得全世界都在搖滾，到處都有我們的人」^⑰。警察處理民事糾紛是工作本分，但他們對於搖滾樂和迷笛音樂節本身並沒有刻意設置障礙。

這一屆的迷笛有一些經典的畫面：「痛苦的信仰」樂隊主唱高虎在演

唱間隙面對觀眾說：「我們不牛逼，你們牛逼」；當時還是蘭州噪音協會會員的顏峻端坐在台上，手裏拿着一本《當代無政府主義》(Contemporary Anarchism)，朗誦吟唱着裏面的句子；廖偉棠喝得有些微醺，寫下了一首後來他認為「有些飛」的詩《迷笛吹奏着我們》^⑧：

迷笛吹奏着我們：脊椎骨、肋骨和空氣結構的翼骨。幾片葉子足以讓全世界的孩子飛翔，更多的葉子在我們的身體下做愛，翻滾着酒味的浪。舞台拆卸着我們：骨肉皮像蝴蝶暗火中飛散，香山的夜廣大流浪着電……

迷笛有了「節日」的感覺，於觀眾，則有一些朝聖的味道。很多人從狹小的生活空間中突圍，第一次加入到和自己志趣相投的人群中。來北京看迷笛，從此變成人生洗禮。樂評人兼音樂節搞手張曉舟說：「我今天去宜家買牀墊了！家裏又要住滿來看音樂節的人了！」^⑨。

第三屆迷笛音樂節依然沒有出售門票，但是啤酒開始收費，750毫升裝的一瓶賣2元人民幣，幾乎和超市的價格一致。由於更多人群長時間聚集，迷笛音樂節的現場也開始有了生意，比如提供5塊錢的份飯，價格公道、便宜。

2003年春天，北京「非典」(SARS)肆虐，上半年大部分的公眾活動都被迫取消。第四屆迷笛音樂節延遲到秋天的國慶假期10月1日至3日舉行。和國外許多音樂節一樣，這屆的迷笛音樂節首度表達對環保的關注，將主題定為「搖滾支援動物保護」，並在音樂

節現場舉行募捐活動，籌得的善款1,278.09元轉交於中華小動物保護基金。披頭四樂隊(The Beatles)的靈魂人物連儂(John Lennon)歌曲中的名句“Someday You will Join Us”(希望有一天你能加入我們)成為這屆音樂節的口號，藉以吸引更多的樂迷和公眾走進音樂節現場。這一年的迷笛每天吸引了超過六千名觀眾入場，過往寬敞的迷笛學校校園，已經顯得逼仄。

三 跨出校園、進入城市空間(2004)

2003年的迷笛音樂節因為「非典」延期至國慶舉行，2004年迷笛再次延期，主要原因是當年春節發生的「彩虹橋踩踏事故」。2月5日，北京市郊區的密雲縣在舉辦迎春燈展過程中，因為觀展人數眾多，園內彩虹橋上觀眾互相擁擠、踩踏，最後造成37人死亡、15人受傷的特大傷亡事故。此事引起中國官方的高度關注和重視，也使得隨後上半年北京戶外大型活動批文收緊，5月假期的一切戶外活動都被勒令停辦。因為音樂節屬於校內活動，迷笛學校依然進行如期舉行的準備。

4月27日，開幕前三天，迷笛學校宣布推遲原定於5月1日至3日舉行的第五屆迷笛音樂節。張帆回憶說：「4月26日上午，學校接到海淀區公安局的通知，由於迷笛音樂節演出免費，觀眾不用買票，去年每天就已經有5、6千人參加，今年估計人會更多，儘管迷笛在校園內舉行，但出於安全考慮，還是不得舉行。」^⑩迷笛的

延期，反而促成那年的迷笛音樂節走出了校園。10月1日至4日，作為北京市石景山區國慶慶祝活動之一，第五屆迷笛音樂節在北京國際雕塑公園（下稱「雕塑公園」）舉行。迷笛走出校園，是雕塑公園主動上門邀請的。雕塑公園開業兩年多，一直冷冷清清，入園遊客甚少，於是希望引進迷笛音樂節，吸引更多的觀眾入場。雕塑公園承諾負責所有演出的審批手續，迷笛音樂學校則負責製作。

雕塑公園的常規門票是10元，迷笛音樂節期間，觀眾同樣只需要花費10元購買公園門票就可參加迷笛。迷笛音樂節四天時間裏，公園的門票收入超過五十萬元。據此估算，音樂節觀眾超過五萬人次。第五屆迷笛音樂節首次收取門票費用，雖然只是10塊錢，畢竟是一個開端——這是迷笛音樂節一次重要的轉型。迷笛音樂節的商業化，對中國的演出市場來說也具有相當的意義。如果沒有這次的售票，迷笛大概堅持不了這麼久，可能也就不會出現後來的那些諸如草原音樂節、雪山音樂節、摩登天空音樂節了。

第五屆迷笛音樂節一共有四十五支搖滾樂隊無償參加演出，這一年的主題是「永遠年輕」。雕塑公園靠近北京地鐵玉泉路站，晚間搭乘地鐵經過該車站的市民面帶驚訝，不明白潮水般湧進車廂的怎麼全都是裝束「怪異」的青年。迷笛音樂節頭一次從香山腳下的村莊搬進了城市，的確令北京的假日增添了新鮮的城市味道。張帆更認為：「這一步跨越意義重大，這代表了迷笛從校園走向社會，從地下做到地上，從小眾走向大眾，同時也意

味着搖滾音樂演出開始被社會公開接受了。」^①

四 迷笛音樂節合法化 (2005)

2005年10月1日至4日，第六屆迷笛音樂節在北京海淀公園舉行。海淀公園擁有三萬平方米可踩踏常綠型大草坪，是北京城區內最大的開放式草坪。海淀公園專門闢出這塊區域供迷笛使用，並以門票分成方式作為租借場地的費用。如果說2004年的迷笛門票銷售還是半遮半掩（以雕塑公園門票銷售的方式進行），那麼2005年的迷笛擁有了相對獨立的空間，並以一個獨立音樂節的名義銷售門票。這一年迷笛門票為一天30元，四天的套票則是100元。張帆解釋定價原則是參考國外音樂節票價規律，以該國中等收入者月收入的十分之一定價，以2005年中國中等收入（按1,000元計算）而定出迷笛音樂節的票價^②。

這一年，迷笛給觀眾帶來許多新的音樂節空間體驗：首次設置了「入口安檢」和「雙重門禁」；第一次製作了音樂節宣傳片；增設了由獨立製作公司Sub Jam製作的第二舞台：Mini Midi舞台（電子實驗舞台），這是迷笛不斷擴充新舞台的開始；這年迷笛還邀請了六支國外樂隊參與演出；首次引入搖臂攝影機和超大銀幕顯示器，大熒幕中不停捕捉現場觀眾的鏡頭以及舞台上下移動的畫面，令整個音樂節的氣氛更為震撼。迷笛音樂節無論是製作、管理，還是舞台呈現，都正在逐漸縮小和國際音樂節的差距。

這一年，在平面媒體和網絡上出現了鉅細靡遺的迷笛音樂節遊玩攻略。怎麼去、穿甚麼、帶甚麼、吃甚麼、門票價格多少、樂隊陣容……在迷笛還沒開幕，網絡已經熱鬧討論起來；迷笛已經基本具備了一個大型露天搖滾音樂節的整體風貌，而這一年更重要的意義在於迷笛音樂節成為政府許可的合法演出。

從2000年創辦到2003年的四屆迷笛音樂節，因在校園內舉辦，並沒有申請任何演出手續，但迷笛學校向所在地主管機構如海淀區文化委員會、海淀區公安分局治安管理大隊「口頭報備」^②。2004年迷笛音樂節首次走出校園，演出相關的所有手續是在雕塑公園既有文化活動所獲得的審批文件下進行的。2005年因音樂節獨立運作，而迷笛學校作為辦學機構沒有舉辦演出的資格，為此迷笛成立了迷笛演出公司。最終以迷笛演出公司的名義向北京海淀區文化委員會申請並獲得《北京市演出許可通知》。該通知演出名稱一欄寫着「2005年第六屆迷笛音樂節」。拿到「演出許可」後的張帆非常興奮：「迷笛是中國第一個由政府文化管理部門批准的叫『節』的、由民間機構辦的文化活動。所以我們很自豪。我們從雕塑公園的水泥地來到了海淀公園巨大草坪上，迷笛一下子變成了一個真正的節日，人們在藍天下歡歌，在草地上雀躍，那幾天整個海淀公園就是一個巨大的Party，不停地撩撥着人們快樂的神經！」^②

經過五年的半遮半掩、「摸着石頭過河」，迷笛音樂節終於獲得政府白紙黑字的文書許可。而合法化隨之帶來的，是迷笛音樂節快速邁進的市場化、商業化腳步。

五 綠色與和平下的音樂節 (2006-2007)

2006年迷笛音樂節回到5月黃金周假期，1日至4日一連四天在海淀公園舉行。1986年崔健在百名歌星演唱會上唱出《一無所有》，標誌着中國搖滾樂的誕生。2006年的迷笛音樂節主題為了紀念那個時刻，命名為「中國搖滾20年」。這一年音樂節的舞台增至四個，除主舞台外，還有吉他舞台、舞曲舞台和Mini Midi舞台；迷笛第一次設立場外舞台：Après Midi Stage（「迷笛後」舞台）——一個集所有參加迷笛音樂節的國外樂隊的大型活動。每天晚上，在海淀公園的迷笛音樂節結束後，都會有三支來自北美、歐洲和亞洲的外國樂隊移師北京東二環外的「糖果娛樂空間」表演。這年迷笛音樂節每天入場觀眾首次突破一萬人。除迷笛自身的影響力擴大外，因為眾多體育場館需要備戰奧運、封閉維修而不再舉辦演出活動，戶外音樂節成了北京春天演出市場上難得的亮色。

2007年第八屆迷笛音樂節，如果單從商業運營來說，是迄今為止最為成功的一屆音樂節。在艱苦維持了七年之後，迷笛音樂節首次實現盈利。四天音樂節，每天限票15,000張，基本售罄，加上相關製作人員、工作人員、媒體、各種贈票，基本保持每天二萬左右的入場人數，四天吸引了八萬人參加。

每一年的迷笛都有新的內容提供給公眾和樂迷。這次，設計師池磊為迷笛音樂節設計的新Logo「綠蝶」掛在了主舞台最醒目的位置；全場共有五個舞台，分別是主舞台、Gibson舞台、Hip-Hop舞台、炎舞台和Mini Midi舞台。Mini Midi舞台在第四天增



2007年「綠色與和平」下的北京迷笛音樂節，糖果槍樂隊鼓手刁磊的大花背紋身頗為引人注目。(北京迷笛音樂學校提供)

設「民謠日」，這是迷笛第一次引入民謠演出。四天共有一百支中外樂隊及六十名民謠、嘻哈 (hip-hop)、舞曲、電子實驗音樂家參與演出。

這一年，愈來愈多的國際音樂人參與到迷笛的製作中。作為迷笛音樂節的協辦單位，丹麥搖滾協會派出了一流調音師與之前幾屆迷笛的主舞台調音師郭勁剛合作，共同負責主舞台的主擴調音任務；主舞台燈光方面亦由丹麥調光師主控。而在第二舞台則由德國歌德學院派出經驗豐富的調音師全程監製。此外，國際非政府環保組織綠色和平 (Green Peace) 首次與迷笛音樂節合作。迷笛當年的主題也命名為「綠色與和平」。「綠色和平」中間多了一個「與」字，張帆解釋是為了避免直接和較為激進的綠色和平組織扯上關係²⁶。作為迷笛音樂節的協辦單位之一，綠色和平組織在音樂節現場發布了國內外音樂人為該組織創作的歌曲，同時設置一個展區，通過錄影

帶、圖片，向公眾展示一個環境惡化的真實世界。

2007年的迷笛，給很多人留下深刻的印象，迷笛已經不僅僅是搖滾樂迷的節日，也不僅僅是北京搖滾樂迷的節日，迷笛音樂節已經成了中文文化圈裏最有影響力的搖滾樂品牌之一²⁶。

六 重返校園、再見烏托邦 (2008)

2008年的中國「悲喜交加」。四川「5·12大地震」後，除了部分賑災義演活動外，營業性演出活動曾一度大大減少。隨着8月北京奧運的臨近，圍繞着奧運主題的各種演出活動紛至沓來，大批頂級國際藝術院團及中國各地的地方藝術團體受官方邀約，「幾乎每兩天就有一個高水準的藝術團體在北京登台」²⁷。

這一年迷笛音樂節的主題原本是「還有100天」，意思為距離北京奧運會開幕還有一百天。五分鐘的宣傳片早已通過迷笛官方網站、各種網絡媒體、電視媒體播放出去，但是在距離演出前四天，也就是4月27日，遲遲沒有獲得北京市公安局治安大隊安保批文的迷笛音樂節，宣布延期舉行，儘管絕大部分國際樂隊已經啟程、有些已經抵達北京，眾多的樂迷早已預訂好赴京的車票、機票。迷笛的主辦者希望通過音樂節表達對奧運的歡迎和支持，但終因音樂節會造成大量人流聚集，誰也不敢擔保安全的保守考量下，被迫延期。

在經歷了四次改期、三次更改演出場所後，2008年的第九屆迷笛音樂節最終於當年10月1日至5日舉行。雖然奧運會已經結束，但是北京大部分的公園依然借給與奧運各種相關的機構使用，比如安保、軍隊等。迷笛只能回到最初的迷笛音樂學校校園裏舉行，這是2004年迷笛離開學校轉往大型城市公園後，首次回歸校園。「雖然是不得已而為之」，但也卻給有老搖滾情結的人一個懷舊的理由和機會。」^{②⑧}這年迷笛的主題為「寬容」，張帆告訴筆者，這並非反諷。顏峻認為，「迷笛遭受的鬱悶，需要更大的社會進步才能改善。『可我還是能忍，可我還是能等』，它的穩健和寬容……會在未來，把迷笛推到真正壯觀的境界。」^{②⑨}

和海淀公園幾萬人的觀眾相比，校園內的迷笛規模明顯小了許多，但每天仍然吸引了三千餘名觀眾，其中不乏對迷笛和搖滾樂懷有熱情的「鐵托」；迷笛，就是一個凝聚了夢想的

空間。這年參加演出的樂隊以中國本地樂隊為主，外國樂隊則多數取消了行程。「上百支樂隊，大比重的民謠和hip-hop說明，迷笛仍然在支持那些不成熟的年輕人，而不是精明地實現利益最大化」^{③⑩}。當「痛苦的信仰」樂隊再次站在以「寬容」為主題的2008年迷笛音樂節現場說出「搖滾不僅可以Pogo，也可以跳舞」時，人們發現「搖滾」之於中國青年文化的意義由內而外進行了新的定義^{③⑪}。2008年的音樂節，於迷笛而言是酸楚的，更因改期而造成不小的經濟損失。迷笛回到了最開始的地方，沒有2007年的熱鬧，但是對於更多迷笛的忠實樂迷、「鐵托」來說，2008年的迷笛，更是他們需要的烏托邦。

七 全國巡迴音樂節 (2009-2012)

在經歷了2007年的巨大成功之後，迷笛音樂節旋即跌入谷底。2008年北京奧運會、2009年建國六十周年、2010年上海世界博覽會等重大政治、經濟、文化事件影響着中國人的生活，迷笛音樂節的節奏也因此而改變。2009年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六十周年，北京的大型戶外文化活動批文再次收緊。迷笛在北京舉辦無望的情況下，意外獲得江蘇省鎮江市文化局的邀約，首次離開北京，在鎮江舉辦了第十屆迷笛音樂節。

2010年上海舉辦世博，整個中國的話題重心轉往上海。迷笛得以在時隔三年後重返北京，在海淀公園舉辦了第十一屆迷笛音樂節。同時迷笛在

國慶假期再次與鎮江文化廣播集團合作，在鎮江世業洲島舉辦了第十二屆迷笛音樂節。迷笛首度一年兩次於兩地舉行。

2011年迷笛和鎮江終止合作，但獲得山東日照市政府的邀請，在當地舉辦海洋迷笛音樂節。這年迷笛還首次進入上海，在浦東世紀公園舉辦了連續兩天的上海迷笛音樂節。而北京在沒有重大政治、文化事件的情況下，迷笛音樂節也得以順利進行。

2012年迷笛終止了和山東日照的合作，首次在中國大西南的貴州貴陽舉辦了啣嘎迷笛音樂節，北京、上海兩地的迷笛音樂節也正常進行。迷笛從2000年的校園音樂節，到走向城市公園，再離開北京，陸續落地江蘇鎮江、上海、山東日照、貴州貴陽等地，張帆說：「迷笛經過十幾年的發展，逐漸發展壯大，我們希望做中國最大的巡迴搖滾音樂節。」^②

八 結語

迷笛音樂節的歷史，基本上也是中國戶外音樂節的歷史。迷笛並不是中國第一個音樂節，但它在中國戶外音樂節合法化、市場化、商業化的過程中，扮演著舉足輕重的角色。經過十三年的發展，迷笛成為中國最大的戶外搖滾音樂節，也是目前唯一的一個常規性搖滾音樂節。十三年的文化實踐積累的文化資本、社會資本，使得迷笛得以建立以北京和上海為核心、布局全國的巡迴搖滾音樂節。

「合法化」是韋伯社會學中關於政治統治的一個概念，簡單地說就是賦

予權力並使人服從的根據。文化也存在着與政治統治相似的合法化過程。中國自1978年改革開放以來，傳統的文化生產方式，即在國家控制下的文化生產方式已經解體，但以表達國家意識形態的、被稱為「主旋律」的文化生產，依舊佔據着主要的社會資源。以搖滾為主要表演內容的迷笛音樂節，呈現出張揚個性、顛覆傳統的非主流面向。無論從行政操作層面到內容本身，都不及傳統藝術(戲曲、民族音樂)或者古典藝術(交響樂、歌劇、芭蕾舞)等之文化正當性。

迷笛音樂節在起步初期，寄居於校園相對封閉的空間，加之裹上「校園音樂節」的外衣，在「似是而非」的政府默許中獲得成長發展的機會。迷笛變成了真正的烏托邦，慢慢成長為一個大型的、非商業性的、群眾性的自由狂歡節。但是這種浪漫化、被解讀為「非商業化」的音樂節，卻是沒有獲得政府明文批准並辦妥正式演出手續的文化活動。

朱耀偉在對格羅斯伯格(Lawrence Grossberg)關於搖滾樂的研究綜述說：「搖滾樂抗衡的外表變成只是用來點綴一下體制的開放性的邊緣包裝，對體制的批判形同隔靴搔癢……搖滾樂最多可以在日常生活中試圖改變其可能性——節奏……搖滾樂並不存在着日常生活之外的空間，任何搖滾樂的抗衡也必然植根於生活之中，也即是無法擺脫體制的合法化問題。」^③對於中國的搖滾樂，高偉雲(Jeroen de Kloet)認為其所謂的顛覆性和革命性，「只是西方評論家口中的搖滾神話」，「搖滾確實對政府宣揚的『安定團結』構成了挑戰。但是在另一方面，它也附着着政府的宣傳路線」^④。

隨着迷笛音樂節走出校園，擁抱城市空間，這種「被主流視為帶菌的文化」、「豐豔的不合法性」^⑥，必須面對其發展的困境。如前所述，迷笛音樂節於2005年最終獲得許可，成為一項公開、合法的城市文化活動。但是這種合法化並不穩定，且沒有常規化。迷笛演出公司必須每年向主管機構申請資格，這種申請也常常因為一些國家大型活動的舉行而被拒絕。迷笛合法化的結果，是其在內容層面上會受到更為全面的監控和審查，但另一方面，也為其市場化、商業化的快速發展奠定了基礎。迷笛自2005年起以獨立音樂節的名義開始出售門票，隨着觀眾人數的擴大而吸引到愈來愈多的贊助商。迷笛慢慢做成了一門生意，其商業模式、盈利空間也日趨明朗。

北京是中國搖滾樂的中心，甚至是華人搖滾樂的中心。迷笛音樂節起步於北京迷笛音樂學校，從千餘人容量的室內校園大禮堂，到可容納五六千人的戶外校園綠地，再到城市公園的公共空間；迷笛從郊外走到城市中心區，逐步拓展着自己的生存空間，一步步和城市親近，進而影響着城市年輕人的生活方式。從2005年開始，迷笛和北京的一些Live House、酒吧如「無名高地」、「新豪運」等合作，在每天晚上演出結束後，安排音樂節表演的樂隊繼續在這些空間演出，並專門安排巴士接送樂迷繼續狂歡。從校園到城市公園、從白天延續至深夜，迷笛音樂節從時間和空間都為自己爭取到更多的表演機會。

迷笛音樂節從校園內的party、從草根的獨立文化慢慢形塑成具有創意

產業效應的城市文化生活。迷笛逐漸褪去早期烏托邦的氣質、愈來愈像一個節日。和顏峻一起在2002年迷笛喝酒唱歌起舞的廖偉棠對此頗有些失落：「唱片工業和娛樂工業越來越拼命地想介入，搖滾音樂也越趨規整——彷彿裏面的激情都是預設好的。舞台上不外乎重金屬、Punk、說唱、流行搖滾幾種模式，於是，音樂節的興奮點慢慢地移向別的地方，比如說跳蚤市場，比如說塗鴉，比如說另類青年群落凝聚的強大氣場……我們畢竟能聽到一些吶喊——縱然還缺乏血性，卻比以前多了一點純真和清醒。」^⑦

註釋

① Andy Bennett著，孫憶南譯：《流行音樂的文化》（台北：書林出版有限公司，2004），頁13。

② 《2013年中國大型戶外音樂節發展研究報告》（北京：道略文化產業研究中心，2013）。本文提及的「中國」，單指中國內地，不包括香港、台灣和澳門。

③ 中國最早的音樂節為1999年7月1日至4日在北京日壇公園舉行的「Heineken(喜力)節拍'99夏季音樂節」，但該音樂節僅僅舉辦了三年即終止。

④ 武漢大學新聞傳播學院單波教授的訪問，鎮江長江迷笛音樂節現場，2010年10月2日。

⑤ 喬恩：〈最大限度地發揮城市節慶活動各方的合作關係〉（2007年8月11日），www.cc861.cn/html/jeishi/429548_2929.html，2008年5月24日瀏覽。

⑥ 本文中關於迷笛音樂節歷屆的資料（比如舉辦時間、地點、觀眾參與人數、舞台數量分類、樂隊參與數等），經整理後均與迷笛音樂節官方核實，下文不再另註。

⑦ 吳虹飛、張瑩瑩：〈張帆：迷笛十年，平民狂歡〉(2009年4月16日)，新浪娛樂，<http://ent.sina.com.cn/y/m/2009-04-16/15532476192.shtml>。

⑧ 戴方：〈迷笛打造理想主義成功案例 張帆：為搖滾樂蓄水〉，《北京晚報》，2011年1月12日。

⑨⑩⑪ 張帆：〈一個節日的誕生〉，《藝術評論》(北京)，2011年第1期，頁68。

⑫⑬⑭⑮ 顏峻：〈北京：每個好孩子都有節過〉，《南方週末》，2008年11月5日，www.infzm.com/content/19519。

⑯ 楊哲：〈集體展示北京搖滾新生代 2000迷笛音樂節直擊〉(2000年8月30日)，新浪影音娛樂，<http://ent.sina.com.cn/avworld/rock/2000-08-30/15065.html>。

⑰ 搖滾在中國並非主流音樂，1990年代至2000年中期，絕大部分地下搖滾音樂人的經濟收入都非常有限。「土搖」意指這部分的搖滾音樂人及他們窘迫的生活狀態。具體來說，「土搖」音樂人大多家庭較為普通，音樂作品加入較多中國本土音樂元素，「痛苦的信仰」、「夜叉」、「二手玫瑰」等樂隊是其中的代表。而對應的時髦搖滾(洋搖滾)音樂人接受更多西方文化的影響甚至教育，或有較好的家庭背景，他們有時會以英文為表達方式，舞台裝扮時尚，從生活方式到精神思維都更西方化、更都市化，以「清醒」、「新褲子」、「後海大鯊魚」等樂隊為代表。參見郭小寒：〈搖滾還是摩登？〉(2008年10月8日)，新浪博客，http://blog.sina.com.cn/s/blog_470aa6c70100bimy.html?tj=1。

⑱ Chei：〈夏日從此開始 側記2001迷笛音樂節〉(2009年4月20日)，搜狐音樂，<http://music.yule.sohu.com/20090420/n263509234.shtml>。

⑲⑳ 顏峻：〈回顧2002迷笛音樂節：永遠年輕，永遠熱淚盈眶〉(2009年4月20日)，騰訊網，<http://ent.qq.com/a/20090420/000349.htm>。

㉑ 左邊的小新：〈2002年迷笛音樂節：草地上的三天〉(2010年5月4日)，搜狐男人社區，<http://men.sohu.com/20100504/n271910341.shtml>。

㉒⑳㉓ 廖偉棠：〈舊時迷笛吹奏〉，《外灘畫報》，2012年8月27日，www.bundpic.com/2012/08/19427.shtml。

㉔⑳㉕ 筆者記錄張帆的話，田野筆記。

㉖ 「口頭報備」是中國一種微妙的政府管理行為。主管部門在對一些新生事務沒有完全把握或者在一些「打擦邊球」的專案中，需要所管理範圍內機構上報並備案。主管部門不會以文件方式核准，但會「默許」其存在並隨時監督管理。

㉗ 白雪、DuFake：〈迷笛音樂節首日演出成功 到場人數創新高〉(2007年5月2日)，新浪娛樂，<http://ent.sina.com.cn/y/2007-05-02/00321541078.html>。

㉘ 參見〈中國大陸地區演出市場狀況及發展趨勢〉，百度文庫，<http://wenku.baidu.com/view/452822c30c22590102029d2c.html>。

㉙ 參見郭小寒：〈搖滾還是摩登？〉。

㉚ 參見〈中國戶外音樂節觀察〉，www.indiechina.com/html/2008-12/1941.htm，2008年5月24日瀏覽。

㉛ 張武宜：〈迷笛深圳開唱 踩鋼線搖滾中國〉，《明報》，2013年4月24日，D01版。

㉜ 朱耀偉：《光輝歲月：香港流行樂隊組合研究(1984-1990)》(香港：匯智出版有限公司，2012)，頁176。

㉝ 參見Jeroen de Kloet著，張秦編譯：〈第三隻眼看中國搖滾〉，網易博客，<http://sdb1208.blog.163.com/blog/static/8558549200772202114535/>。

㉞ 孟繁華：《眾神狂歡——世紀之交的中國文化現象》(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03)，頁118-34。

張武宜 香港中文大學新聞傳播學院
博生研究生